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八十五回 公孫策探水遇毛生 蔣澤長沿湖逢鄔寇

且說白玉堂到了巡按衙門，請見大人。顏大人自西虛山回來，甚是耽心，一夜未能好生安寢，如今聽說白五爺回來，心中大喜，連忙請進相見。白玉堂將水怪說明。顏大人立刻升堂審問了一番，原來是□三名水寇，聚集在三皇廟內，白日以劫掠客船為生，夜間假裝水怪將赤堤墩的眾民趕散，他等方好施為作事。偏偏這些難民惟恐赤堤墩的堤岸有失，故此雖無房屋，情願在窩棚居住，死守此堤，再也不肯遠離。白玉堂又將鄉老說的旋渦說了。公孫策聽了，暗想道：「這必是別處有壅塞之處，發洩不通，將水攻激於此，洋溢泛濫，埽壩不能疊成。必須詳查根源，疏濬開了，水勢流通，自無災害。」想罷，回明按院，他要明日親去探水。顏大人應允。玉堂道：「既有水寇，我想水內本領，非我四哥前來不可。必須急速具摺寫信，一面啟奏，一面稟知包相，方保無虞。」顏大人連忙稱是，即叫公孫策先生寫了奏摺，具了稟帖，立刻拜發起身。

到了次日，顏大人派了兩名千總，一名黃開，一名清平，帶了八名水手，兩隻快船，隨了公孫先生前去探水。知府又來稟見，顏大人請到書房相見，商議河工之事。忽見清平驚慌失色，回來稟道：「卑職跟隨公孫先生前去探水，剛至旋渦，卑職攔阻，不可前進。不想船頭一低，順水一轉，將公孫先生與千總黃開各落水不見了。卑職難以救援，特來在大人跟前請罪。」顏大人聽了，心裡著忙，便問道：「這旋渦可有往來船隻麼？」清平道：「先前本有船隻往來，如今此處成了匯水之所，船隻再也不從此處走了。」顏大人道：「難道黃開他不知此處麼？為何不極力的攔阻先生呢？」清平道：「黃開也曾攔阻至再，無奈先生執意不聽，卑職等也是無法的。」顏大人無奈，叱退了清平，吩咐知府多派水手前去打撈屍首。知府回去派人去了半天，再也不見蹤影，回來稟知按院。顏大人只急得唉聲歎氣。白玉堂道：「此必是水寇所為，只可等蔣四哥來了，再做道理。」顏大人無法，只好靜聽消息罷了。

過了幾天，果然蔣平到了，見了按院。顏大人便將公孫策先生與千總黃開溺水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白玉堂將捉拿水怪一名，供出還有□二名水寇在旋渦那邊三皇廟內聚集，作了窩巢的話，也一一說了。蔣平道：「據我看來，公孫先生斷不至死。此事須要訪查個水落石出，得了實跡，方好具摺啟奏。」即吩咐預備快船一隻，仍叫清平帶到旋渦。

蔣爺上了船，清平見他身軀瘦小，形如病夫，心中暗道：「這樣人從京中特調了來，有何用處？他也敢去探水？若遇見水寇，白白送了性命。」正在胡思，只見蔣爺穿了水靠，手提鵝眉鋼刺，對清平道：「千總，將我送到旋渦。我若落水，你等只管在平坦之處，遠遠等候。縱然工夫大了，不要慌張。」清平不敢多言，惟有喏喏而已。

水手搖櫓擺槳，不多時，看看到了旋渦，清平道：「前面就是旋渦了。」蔣爺立起身來，站在船頭上，道：「千總站穩了。」他將身體往前一撲，雙腳把船往後一蹬。看他身雖弱小，力氣卻大。又見蔣爺側身入水，彷彿將水穿刺了一個窟窿一般，連個大聲氣兒也沒有，更覺罕然。

且說蔣平到了水中，運動精神，睜開二目。忽見那邊來了一人，穿著皮套，一手提著鐵錐，一手亂摸而來。蔣爺便知他在水中不能睜目，急將鋼刺對準那人的胸前哧的一下，可憐那人在水中，連個「哎喲」也不能嚷，便就啞叭嗚呼了。蔣爺把鋼刺往回裡一抽，一縷鮮血，順著鋼刺流出，咕嘟一股水泡翻出水面，屍首也就隨波浪去了。

話不重敘，蔣爺一連殺了三個，順著他等來路，搜尋下去，約有二三里之遙，便是堤岸。蔣平上得堤岸來，脫了水靠，揀了一棵大樹，放在權樞之上。邁步向前，果見一座廟宇，匾上題著「三皇廟」。蔣爺悄悄進來一看，連個人影兒也是沒有。左尋右尋，又找到了廚下，只聽裡面呻吟之聲。蔣爺向前一看，是個年老有病僧人。那僧人一見蔣爺，連忙說道：「不干我事。這都是我徒弟將那先生與千總放走，他卻也逃走了，移害於我。望乞老爺可憐。」蔣爺聽了，話內有因，連忙問道：「俺正為搭救先生而來。他等端的如何？你要細細說來。」老和尚道：「既是為搭救先生與千總的，想來是位官長了。怨老僧不能為禮。——只因數日前有二人在旋渦落水，眾水寇撈來，將他二人控水救活。其中有個千總黃大老爺，不但僧人認得，連水寇俱各認得。追問那人，方知是公孫策老爺，是幫助按院奉旨查驗水災修理河工的。水寇聽了著忙，大家商量，私拿官長不是當要的，便將二位老爺交與我徒弟看守，留下三人仍然劫掠行船，其餘的俱各上襄陽王那裡報信，或將二位官長殺害，或將二位官長解到軍山，交給飛又太保鍾雄。自他等去後，老僧與徒弟商議，莫若將二位老爺放了。叫徒弟也逃走了，拚著僧家這條老命，又是疾病的身體不能脫逃，該殺該剮，任憑他等，雖死無怨。」蔣平連連點頭，難得這僧人一片好心，連忙問道：「這頭目叫什麼名字？」老僧道：「他自稱鎮海蛟鄔澤。」蔣爺又問道：「你可知那先生合千總往那裡去了？」老僧道：「我們這裡極荒涼幽僻，一邊臨水，一邊靠山，單有一條路崎嶇難行，約有數里之遙，地名螺螄灣。到了那裡，便有人家。」蔣爺道：「若從水路到螺螄灣，可能去得麼？」老僧道：「不但去得，而且極近，不過二三里之遙。」蔣爺道：「你可曉得，水寇幾時回來？」老僧道：「大約一二日間就回來了。」蔣平問明來歷，道：「和尚你只管放心，包管你無事。明日即有官兵到來捉拿水寇，你卻不要害怕。俺就去也。」說罷，回身出廟，來到大樹之下，穿了水靠，竄入水中。

不多時，過了旋渦，挺身出水，見清平在那邊船上等候，連忙上了船，悄悄對清平道：「千總急速回去稟見大人。你明日帶領官兵五□名，乘舟到三皇廟，暗暗埋伏。如有水寇進廟，你等將廟團團圍住，聲聲吶喊，不要進廟。等他們從廟內出來，你們從後殺進。倘若他等入水，你等只管換班巡查。俺在水中自有道理。」清平道：「只恐旋渦難過，如何能到得三皇廟呢？」蔣爺道：「不妨事。先前難以過去，只因水內有賊，用鐵錐鑿船。目下我將賊人殺了三名，平安無事了。」清平聽了，暗暗稱奇，又問道：「蔣老爺此時往何方去呢？」蔣平道：「我已打聽明白，公孫先生與黃千總俱有下落，趁此時我去探訪一番。」清平聽說公孫先生與黃子總有了下落，心中大喜。只見蔣爺又竄入水內，將頭一紮，水面上瞧，只一溜風，波水紋分左右，直奔西北去了。清平這才心服口服，再也不敢瞧不起蔣爺了。吩咐水手撥轉船頭，連忙回轉按院衙門，不表。

再說蔣爺在水內，欲奔螺螄莊，連換了幾口氣，正行之間，覺得水面上刷的一聲，連忙挺身一望。見一人站在筏子上，撒網捕魚。那人只顧留神在網上面，反把那人嚇了一跳。回頭見蔣爺穿著水靠，身體瘦小，就如猴子一般，不由的笑道：「你這個樣兒，也敢在水內為賊作寇，豈不見笑於人？我對你說，似你這些毛賊，俺是不怕的。何況你這點兒東西，俺不肯加害於你，還不與我快滾麼？倘再延捱，惱了我性兒，只怕你性命難保。」蔣爺道：「俺看你象在水面上作生涯的，俺也不是那在水內為賊作寇的。請問貴姓。俺是特來問路的。」那人又道：「你既不是賊定，為何穿著這樣東西？」蔣爺道：「俺素來深諳水性，因要到螺螄灣訪查一人，故此穿了水靠，走這捷徑路兒，為的是近而且快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姓其名誰？要訪何人？細細講來。」蔣爺道：「俺姓蔣名平。」那人道：「你莫非是翻江鼠蔣澤長麼？」蔣爺道：「正是。足下如何知道賤號呢？」那人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怪道，怪道。失敬，失敬。」連忙將網攏起，從新見禮，道：「怨小人無知，休要見怪。小人姓毛名秀，就在螺螄莊居住。只因有二位官長現在舍下居住，曾提尊號，說不日就到，命我鋪魚時留心訪問。不想今日巧遇，易勝幸甚。請到寒舍領教。」蔣爺道：「正要拜訪，惟命是從。」毛秀撐篙，將筏子攏岸拴好，肩擔魚網，手提魚籃。蔣爺將水靠脫下，用鋼刺也挑在肩頭，隨著毛秀來到螺螄莊中。舉目看時，村子不大，人家不多，一概是草舍籬牆，柴扉竹牖，家家晾著魚網，很覺幽雅。

毛秀到門前，高聲喊道：「爹爹開門，孩兒回來了。有貴客在此。」只見從裡面出來一位老者，鬚髮半白，不足六旬光景，開了柴扉，問道：「貴客那裡？」蔣爺連忙放下挑的水靠，雙手躬身道：「蔣平特來拜望老丈，恕我造次不恭。」老者道：「小老兒不知大駕降臨，有失遠迎，多多有罪。請到寒舍待茶。」

他二人在此謙遜說話，裡面早已聽見。公孫策與黃開就迎出來，大家彼此相見，甚是觀喜，一同來到茅屋，毛秀後面已將蔣爺

的鋼刺水靠帶來，大家彼此敘坐，各訴前後情由。蔣平又謝老丈收留之德。公孫先生代為敘明老丈名九錫，是位高明隱士，而且頗曉治水之法。蔣平聽了，心中甚覺暢快。不多時，擺上酒席，雖非珍饈，卻也整理的精美，團團圍坐，聚飲談心。毛家父子高雅非常，令人欣羨。蔣平也在此住了一宿。

次日，蔣平惦記著捉拿水寇，提了鋼刺，仍然挑著水靠，別了眾人，言明剿除水寇之後，再來迎接先生與千總，並請毛家父子。說畢，出了莊門，仍是毛秀引到湖邊，要用筏子渡過蔣爺去。蔣爺攔阻道：「那邊水勢洶湧，就是大船尚且難行，何況筏子。」說罷，跳上筏子，穿好水靠，提著鋼刺，一執手道：「請了。」身體一側，將水面刺開，登時不見了。毛秀暗暗稱奇道：「怪不得人稱翻江鼠，果然水勢精通，名不虛傳！」讚美了一番，也就回莊中去了。

再說這裡蔣四爺水中行走，直奔旋渦而來。約著離旋渦將近，要往三皇廟中去打聽打聽清平，水寇來否，再作道理。心中正然思想主意，只見迎面來了二人，看他身上並未穿著皮套，手中也未拿那鐵錐，卻各人手中俱拿著鋼刀。再看他兩個穿的衣服，知是水寇，心中暗道：「我要尋找他們，他們趕著前來送命。」手把鋼刺，照著前一人心窩刺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一個已經是傾生喪命。抽出鋼刺，又將後來的那人一下，那一個也就「嗚呼哀哉」了。這兩個水寇，連個手兒也沒動，糊裡糊塗的都被蔣爺刺死，屍首順流去了。蔣爺一連殺了二賊之後，剛要往前行走，猛然一槍順水刺來。蔣爺看見也不磕迎撥挑，卻把身體往斜刺裡一閃，便躲過了這一槍。

原來水內交戰，不比船上交戰，就是兵刃來往，也無聲息，而且水內俱是短兵刃來往，再沒有長槍的。這也有個緣故。

原來迎面之人就是鎮海蛟鄔澤，只因帶了水寇八名仍回三皇廟，奉命把公孫先生與黃千總送到軍山。進得廟來，坐來暖席，忽聽外面聲聲吶喊：「拿水寇呀，拿水寇呀！好歹別放走一個呀！務要大家齊心努力。」眾賊聽了，那裡還有魂咧，也沒個商量計較，各持利刃，一擁的往外奔逃。清平原命兵弁不許把住山門，容他們跑出來，大家追殺。清平卻在樹林等候，見眾人出來，迎頭接住。倒是鄔澤還有些本領，就與清平交起手來。眾兵一擁上前，先擒了四個，殺卻兩個。那兩個瞧著不好，便持了利刃，奔到湖邊，跳下水去。蔣爺才殺的就是這兩個。後來鄔澤見幫手全無，單單的自己一人，恐有失閃，虛點一槍，抽身就跑到湖邊，也就跳下水去，故此提著長槍，竟奔旋渦。

他雖能夠水中開目視物，卻是偶然。見蔣爺從那邊而來，順手就是一槍。蔣爺側身躲過，仔細看時，他的服色不比別個，而且身體雄壯，暗道：「看他這樣光景，別是鄔澤吧，倒要留神，休叫他逃走了。」鄔澤一槍刺空，心內著忙，手中不能磨轉長槍，立起從新端平方能再刺。只這點工夫，蔣爺已貼立身後，揚起左手，攏住網巾，右手將鋼刺往鄔澤腕上一點。鄔澤水中不能哎喲，覺得手腕上疼痛難忍，端不住長槍，將手一撒，槍沉水底，蔣爺水勢精通，深知訣竅，原在他身後攏住網巾，卻用磕膝蓋猛在他腰眼上一拱，他的氣往上一湊，不由的口兒一張。水流線道，何況他張著一個大乖乖呢，焉有不進去點水兒的呢？只聽咕嘟兒的一聲，蔣爺知道他噲了水了。連連的「咕嘟兒」「咕嘟兒」幾聲，登時把個鄔澤噲的迷了，兩手紮撒，亂抓亂撓，不知所以。蔣爺索性一翻手，身子一閃，把他的頭往水內連浸了幾口。這鄔澤每日裡淹人當事，今日遇見硬對頭兒，也合他玩笑玩笑。誰知他不禁玩兒，不大的工夫，小子也就灌成水車一般。蔣爺知他沒了能為，要留活口，不肯再讓他喝了，將網巾一提，兩足踏水，出了水面。鄔澤嘴裡還吸溜滑拉往外流水，忽聽岸上嚷道：「在這裡呢。」蔣爺見清平帶領兵弁，果是沿岸排開。蔣爺道：「船在那裡？」清平道：「那邊兩隻大船就是。」蔣爺道：「且到船上接人。」清平帶領兵弁數人，將鄔澤用撓鉤搭在船上，即刻控水。

蔣爺便問擒拿的賊人如何。清平道：「已然擒了四名，殺了二名，往水內跑了二名。」蔣爺道：「水內二名俺已了卻，但不知拿獲這人，是鄔澤不是？」便叫被擒之人前來識認，果是頭目鄔澤。蔣爺滿心歡喜，道：「不肯叫千總在廟內動手者，一來恐污佛地，二來惟恐玉石俱焚。若都殺死，那是對證呢？再者他既是頭目，必然他與眾不同，故留一條活路，叫他們脫逃。除了水路，就近無路可去，俺在水內等個正著。俺們水旱皆兵，令他們難測。」清平深為佩服，誇贊不已，吩咐兵弁，押解賊寇一同上船，俱回按院衙門而來。

要知詳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